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舉人臣周文彬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牧馬之政上

易說卦乾為天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

胡一桂曰乾為天而貫四時純陽而健為馬在春為

艮夏為老秋為瘠冬為駁乾取象無所不包不可與

諸卦例論

吳澂曰馬加良老瘠駁四字以見純陽無陰異於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良謂純陽健之最善者也老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瘠謂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彊者也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

震為雷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

蔡淵曰陽動於下故為雷氣始亨故於馬為善鳴陽

在下故又為馵足為作足陰在上故為的顙的白也而顙在上也詩所謂白顛傳所謂的顱是也

坎為水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

徐幾曰三畫之卦上畫為馬顙下畫為馬足其中畫陽故為美脊為亟心上柔故又為下首下柔故又為薄蹄為曳

臣按易之為書以明陰陽其取諸物也無所不有而於馬獨詳焉孔子於坤既以利牝馬之貞以取

象而於大畜又取乾之象以稱馬蓋以天地間動物莫健如龍而馬次之龍非可畜之獸而世不常有就地用論之健而不息者皆莫如馬也故於大畜之馬則謂之良良者稟純陽之氣而有剛健之才者也其間坤之牝者雖曰其陰之質而其所以為性者則從一而不變亦有健德存焉良以馬之健者屬乾而牝則屬坤坤者乾之對言馬於坤明其為乾之配也是以雜卦之中八卦所取之物惟

一二見獨於馬凡三取之於物惟取其一體至於馬則其質之良齒之老形之瘠色之異性之偏無所不具以見馬之為物於畜類中最健而且大人世所不可無而有天下國家者必畜之以為治具者也

周書司馬掌邦政

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

臣按周六官其五者之卿皆以人為名而獨於夏

官卿以馬名焉者蓋以見國之大事雖在於戎而戎之大用則在於馬所謂五官者皆主於文事而此一官獨用於武備武備之說所以平諸侯正天下無馬則無以駕車輅而以為禮無馬則無以整戎行而以即戎邦政有所不行矣

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也有馬一匹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

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林駉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蓋在官養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謂不過

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新造之後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不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之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

臣按今之中國即古之中國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山川萬古此山川則萬古此人物成周之世於天子畿内千里之地而可以得馬四萬匹諸侯國

三百十六里之地可以得馬四千匹大夫家采地百里之地而可以得馬四百匹今而一郡之地視古者一國一邑之地視古者一家成周盛時不聞其乏馬之用而馬之在民者亦未聞其為害後世則不然豈今古土地生牧相遼絶哉雖然不特成周盛時為然也若夫古之衛地即今懐慶彰德大名滑濮等郡之境魯地即今兗州寧海髙密等處之境衛乃有牝之騋者至於三千壯而小者不計

馬魯乃有壯之純者至於十六色牝而駁者不與馬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又曰為政在人則是馬政之興舉實在乎人今無其人耳豈其地之牧畜宜於古而不宜於今也

詩鄘風定之方中序曰美衛文公也其卒章曰靈雨善也既零落也命彼倌人主駕者也星言夙駕見星也說舍止于桑田匪直也人秉操也心塞實也淵深也騋牝三千

朱熹曰馬七尺以上為騋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

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

又曰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

乘

臣按蘇軾有言富彊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露者之所能致也謝枋得亦言秉心也實故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富國彊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是知為國者固欲其富彊然而富彊之業實繇乎人必得人以盡地力則富可致必得人以蕃畜産則彊可期然地生物雖各有所宜而無不

生物之地惟畜産則地有宜有不宜焉是以古人問國之富數馬以對而設官以掌邦政者舍人而以馬名其官則富彊尤在於茲也可知已是故有文公誠實淵深之心乃能致牝馬三千之盛王安石創為保馬之法國家未必得馬之用而生民先受馬之害此無他其心不誠而慮不遠也與其得安石之徒而用之孰若得王毛仲張萬歲而用之哉二人者髙談雖不足而猶忠實而近厚也

吉日之首章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孔穎達曰伯者長也馬之祖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天駟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常祭在春將用馬力則又備禮禱之

朱熹曰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臣按晉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本朝每歲春秋遣太僕寺官祭馬神而於州縣

皆立馬神廟本諸此

魯頌駉頌僖公也其首章曰駉駉（腹幹肥張貌）牡馬在坰（林外曰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黑驪白跨）有皇（黄白曰皇）有驪（純黑）有黄（黄而微赤）以車彭彭（盛貌）思無疆（深廣無窮）思馬斯臧（善也）其二章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蒼白雜色）有駓（黄白雜色）有騂（赤黄）有騏（青黑）以車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才（材也）其三章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青驪驎曰驒驎今連錢驄）有駱（白馬黑鬛）有駵（赤身黑鬛）有雒（黑身白鬛）以車繹繹（不絶貌）思無斁（厭也）

思馬斯作奮起也　其四章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陰白雜毛有騢彤白雜毛有驔毫在骭而白有魚二目白似魚以車祛祛彊健也　思無邪思馬斯徂行也

朱熹曰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繇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呂大臨曰僖公修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效也與

衛風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

臣按先儒謂詩人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騋而牝者有三千匹之衆多美僖公之馬則言其駉而壯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蓋馬有牝壯而形質有高下腹榦有肥瘠馬之牝者取其形質必高而大使所育者皆騏驥之種馬之壯者取其腹榦必肥而張使所駕者

皆驃騎之良衛之馬詩人詠其牝之騋魯之馬詩人頌其壯之駉意者說于桑田者不分牝牡舉牝最高者以見其餘之皆然牧於坰野者特取其壯而牝不與馬各隨其毛色而分别之以見其成羣如此也雖然牧馬者將以資軍馬之用固必以壯為貴然非其牝之良則亦不能以致其馬之彊而盛也衛詩之騋特言牝而不及壯豈無意哉

周禮馬質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價直掌質馬馬量三物量其材質之高下而知其

價一曰戎馬供武事馬二曰田馬供田獵馬三曰駑馬下材而供冗事者皆有物賈材有美惡價有高下綱惡馬駕不馴者以索維之禁其奔踶凡受馬於有司者謂校人之屬受馬謂圉事當用馬者書其齒毛與其賈書其年齒毛色及價直馬死則旬之內更受馬在十日之內死者償之更償也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十日之外馬死者割其馬耳入官見其實死就以其皮肉筋骨來償不計價其外否十日之外則不償雖皮肉不取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馬之行則以所任載之輕重道里之遠近別識之以齊其勞逸而後行若有馬訟則聽之有爭馬之訟則聽其曲直禁原蠶者原再也一年不許兩次養蠶

鄭玄曰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歟

臣按周人之馬買於民間故立官以為馬質質之為言平也專以質平馬之價直蓋馬之材質有高下氣力有彊弱年齒有老壯毛色有純駁故其價直不無多少之異焉而其用之大要有三上焉者以供戎事之用次焉者以供田獵之用下焉者以

供冗雜之用馬生於民間而用之於公上不可以空取之也不可以槩取之也空取之則民不復私畜矣槩取之則民不加芻秣矣是以三代盛時其於馬也於民常賦之外有餘畜者則官以價直易之焉養之閑廏之中以備不時之用卒有國事民之無馬者則於是領給焉其給之也必書其馬之年齒毛色與原所買之價使民受之者有定色則不敢以駑易良有常齒則不敢以老易壯有原價

則不敢以賤易貴所受馬在十日內死者則責其陪償受之未久在十日外死者惟取其皮耳恐其詐偽也在十日之外死者則予之民而官不取矣後世兵民既分馬養之民而收之於官然後散之於軍官府無復有貿買之政而馬之死者一切責軍之償在官者未必實得馬之用而軍民俱受其弊矣近時馬政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得者未必良而給之於軍遇有倒死陪償如故而西北之

邊苦之尤甚至有鬻子女而不能償者吁可歎也已臣請自今以後朝廷酌為中制定為馬價馬之價公私交易皆不許過二十緡違者馬與價俱入官牙行之人坐以違制罪說者若謂物之不齊物之情大屨小屨同價孰肯為其大者臣竊謂天生之物與人為之物不同馬之良乃天所生人力不與焉官府既為定價則民間有馬者不過求多直而皆市之官矣惟其市之官所得有限他市則可

多得以此官之所易者未必得良也若夫馬之倒死不責之償則彼蔑視其馬而死者愈多若責之償則士卒貧窘何由得錢臣愚以為待其死而責其償不若先其生而為之備凡有受馬者請如周制書其年齒毛色及其原價而又量其材質之高下肥瘠併書之冊其馬有死者誠瘠且老則不責其償若其馬實壯肥而齒未老則致瘦損而死者則責其同伍者合力償之同伍有先首及其督責

之實狀則免其人而惟責償所受者與夫其馬因公事而死及其人本善調息而馬忽然不意暴死者皆不在償數此外又立爲馬病及瘦損豫告醫治之法其馬實病而死非由人致醫證明白亦不償

校人馬官之長掌王馬之政謂差擇乘養之數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四匹曰乘一師四圉養馬曰圉三乘爲

皁馬十二匹皁一趣馬下士一人主之三皁為繫馬三十六匹繫一馭夫中士一人主之六繫為廄馬二百十六匹廄一僕夫上士一人主之六廄成挍六馬各一廄共成一挍馬千二百九十六匹挍有左右一挍分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六馬其五皆良惟駑馬物獨三倍良馬之數也

鄭玄曰挍人者馬官之長挍之為言挍也主馬者必仍挍視之

吳澂曰良馬謂五路之馬皆良善者也六廄成挍六馬各一廄共成一挍挍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

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然後王馬大備也

臣按校人之職鄭氏解校為比校之校或者又謂用木相交為圈檻以制禽獸之出入謂之校因謂主馬者為校人觀校人所掌者始於乘積而為阜為繫為廄而成於校或者之解未必非也六馬之屬註謂王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臣竊以

為不然謹考馬質量馬三物一曰戎馬即此戎馬也二曰田馬即此田馬也三曰駑馬即此駑馬也其所謂齊馬者以駕齊車者也齊車云者先儒以為王自整齊之車所謂道馬者以駕道車者也道車云者先儒以為王行道德之車意者馬之足力齊者則擇以為一類而謂之齊馬之範驅馳者則擇以為一類而謂之道歟且挍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六者之馬皆謂之物先儒謂其毛其足

其力皆所謂物也辨其物使之皆以類而相從可為育種者為一類可供戎事者為一類毛足齊一者為一類善於馳走者為一類可供田獵者為一類材下而供雜役者為一類挍人用其材質高下毛色純駁辨之各為一類而共有六類馬況所掌者王馬之政謂之政則非但分類以駕車一事可知也六馬之用以種馬為先後世乘與惟壯是用漢人乘牝者為世所擯況以駕天子之輅乎鄭氏

解種馬謂馬之上善似母者賈公彦謂馬亦有似父者主母而言也臣竊以謂古人質樸所謂種馬者安知非謂牝哉吳澂謂馬之至良可為種者並葵亦謂馬之善育者所謂為種善育非牝而何夫用以乘惟取其質之良色之純而力足以任者爾又何牝牡之拘哉蓋馬之性牡者多有不馴而牝則多馴馬故用之以駕天子之輅慮其或有奔踶而致傾軼耳後世馬惟用牡所以駕乘而征戰者

未嘗用牝而其所謂壯者又往往去其勢而絶其生道馬之所以不蕃碩者坐此故也盍觀衛詩所謂騋牝三千言牝不言壯可見矣臣請今日除戰馬外凡公私所乘之馬皆許以牝有壯者官以價售之以為内廏及官府營伍邊方之用如此則習以成風人皆做傚非惟官得其用而私亦得其利而國家馬政修舉生息日多武備日盛而中原之民不受保馬之害矣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牡馬）居四之一

鄭玄曰此降殺之差也凡馬每廐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馬

賈公彦曰天子十二閑分為左右每馬各分為兩廐諸侯與大夫每馬直一廐不分左右

吳澂曰閑猶闌也以木距門防馬者也六廐成挍挍

有左右故十二閑也特居四之一特牡馬也三牝一牡欲其生之衆也

臣按成周之世其馬之牧於官者牝牡皆具而牡居四之一則是馬百匹而有七十五匹之牝矣後世在官之馬惟有牡而無牝而民間所畜者雖有牝然亦牡多而牝少孳牧所以不蕃而馬政所以不舉武備所以不修者坐此故也譬則人焉惟育男而不育女而欲户口蕃息難矣臣願朝廷復古

昔王馬之政特敕有司修舉廢典凡馬之在官在民者皆必牝多於牡則芻豆不徒費而國馬日以蕃息矣

春祭馬祖執拘也駒馬二歲曰駒夏祭先牧始養馬者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善也僕冬祭馬步神為馬災害者獻馬見成馬於王講簡習馭夫馭車者

鄭玄曰馬祖天駟也房為龍馬執駒無令近母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恐傷之也先牧謂

始養馬者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乗用

故騬之馬社始乘馬者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

臣按周人於馬不惟養於人而又禱之於神蓋國

之大事在戎而戎之大政在馬然馬之為物所以

遂其性者雖係乎人之養而有人力之所不及者

非神以相之安能得其孳育多而膘息壯哉此成

周所以有四時之祭而其祭也又各因其祭而有

所攻執簡習馬不徒責之人而又求之神不專恃

乎神而又任乎人古之帝王合天人而一之非但以之治人雖畜類之賤亦無不然此治古之政後世所以不能及也今國家每歲春秋太僕寺有馬神之祭而各州縣皆立馬神廟亦周人意也但所謂執駒攻特臧僕講馭夫之政尚缺焉誠隨其時舉其祭因其祭而行其政則馬得其養國賴其用矣或曰春之執駒秋之臧僕冬之講馭夫無非馬政也而獨於夏之攻特謂之頒何也葢特之為言

壯也攻之爲言治也鄭司農所謂騬之是也韻書騬犗也俗謂之騸馬之駒者春則拘執之使其體全而不傷其血氣馬之特者夏則攻治之使其性馴而不至於踶齧是以所牧之馬神全而力健性馴而質良然後簡擇其飼養之人練習其駕馭之卒此所以獨謂之頒也意者六馬之中惟種與駑有牝曰戎曰田曰道皆所攻之特歟不然所謂特居四之一者牝多而壯少其牝之多如此將置之何所

也

趣馬（趣養馬者）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音稅）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吳澂曰簡其六節謂差擇良馬以為六等也駕以行說以止有勞逸之節故敘而頒之也居謂牧厙所處之宜治謂執駒攻特之屬

臣按此可見古人養馬適飢渴之宜順勞逸之節辨寒溫之時先儒謂辨四時之居者二月之後盛

陽處外則在牧而有庌八月之後陽在地中則在廄而有閑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主買賣者）二人徒二十人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助也）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以資醫馬之賈）于挍人馬死則使其賈粥（賣也）之入其布（泉也泉即錢也）于挍人

賈公彥曰巫知馬祟醫知馬病故連類在此

吳澂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馬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乘治之者謂驅馬

以知其疾之所在而治之也

臣按先儒謂巫所以通鬼神醫所以寄生死非但於人為然而於畜類亦莫不然也周官設巫馬之官專掌疾馬而乘治之乘治云者蓋以馬之疾難知必驅步之以發其疾而後驗而療之也其職雖主於乘治然以其藥而攻馬之疾者則有醫四人馬巫馬不過禱之神以相助之而已非專主於巫禱也本朝設馬神廟太僕寺及州縣皆設獸醫蓋

得周人意也近世有安驥集等書專主馬病乞下大醫院校正刻板頒布有司俾專其業者講而用之則馬無有不得其死者矣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鄭玄曰頒之者授圉者以牧地孟春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也中春通淫以陰陽交合之時合馬之牝牡也

賈公彥曰言厲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禁止不得使人輒牧牛馬

臣按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田即今之草場也可耕則授之於農不可耕者則留以養馬蓋耕墾之地草萊不生留其地所以蓄草蓄草所以養馬養馬所以備武事備武事所以安邊方壯王室非小故也昔人謂農事弗擾則馬政自修故詩人稱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美僖公亦曰務農重穀牧于坰

野豈不以農政既修則馬政自舉乎我祖宗於畿甸之間民耕之外輙擇有水草處以為草場近日盡為權貴所有民間之馬無地可牧請一切復之立為厲禁政令異日欲行周人牧師之政舉而措之云耳

以上論牧馬之政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牧馬之政中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句佚特句教駣句攻駒句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句及執駒句散馬耳句圉

馬句正挍人員選句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

鄭玄曰阜盛壯也佚特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三歲曰駣始教乘習之也二歲曰駒攻騋之也散馬耳以竹栝押馬耳其頭動揺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也

臣按此九者馬之政教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廡也馬冬獻

馬

臣按古人之養馬必順其四時冬之寒也則藉之以蓐春之煖也則除去之然又恐其所居之廄積糞穢之久而或足以致馬疾故殺牲以血塗之而後以居馬冬之寒也則燠之以廄夏之炎也則涼之以㢑其養也殆無異於人則其馬安得而不壯盛哉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臣按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也周官設官以掌王馬之政不惟有政而又有教有養馬政以正之教以導之而養以安之也養之則生息多而壯健教之則性習馴而調和是故馬質校人掌其政者也趣馬巫馬牧師圉師圉人則以養之而庾人則又所以教之者焉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平聲牛騰馬遊牝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陳澔曰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之使牡者就牝者於芻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養其中犧牲之用者及馬之駒牛之犢皆書其數者以備稽校多寡也

臣按先儒謂遊牝則牡雖在牧不得遊也蓋嗜慾不制則雖有龍壯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真性若牡則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亦豈可少哉於此可見先王於牛馬固欲遂其生育之性而亦不使

之得以縱其欲而損其真如此則牝者生育多而不失其時壯者氣力全而咸得其用是亦至誠聖人盡物之性之一事也

仲夏之月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陳澔曰季春遊牝於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羣拘縶騰躍之駒者止其踶齧也班馬政布養馬之政令也

方慤曰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其節巫馬之治其

疾校人之辨其屬庾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莫不有政焉故班之也班則制而分之之謂歟

臣按月令仲夏之月班馬政則其政以養為主季秋之月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為主養之欲得其蕃息御之欲得其調習各因其時而班其政令各有其宜焉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僕戎也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旂羽曰旌

龜蛇曰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即夏楚也北面誓之

鄭玄曰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音稅者也

孔穎達曰七騶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為七既班馬政乃命戎僕及七騶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旗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為行陳

臣按月令雖呂氏所作然其所載者皆先王之故典季秋之月班馬政而命戎僕駕車載旌以設行陳蓋以操習天子之六種馬也先王之練兵不惟習其人而又習其馬不惟命典兵之官而又命掌教之職吁三代之兵人與馬相習三代之政文與武兼用此所以兵威所及而功無不成而武不至黷也歟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率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

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温廏夏則凉廡刻剔毛鬛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逺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臣按古人調養戰馬之法無出此矣畜戰馬者所宜用心覼玩

秦之先有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名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栢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之祀

臣按人性各有所能因其能而用之鮮有不濟周穆王因非子善養馬而使之主馬於汧渭之間而馬大蕃息是知為政在人惟在乎人君之善任使

也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廄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槖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

臣按太僕周官掌正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御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於漢焉本朝初於南京設太僕寺專掌馬政及於北平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行太僕寺以司一方之馬政其後建都於北革去

北平行寺又設太僕寺以總司天下馬政

漢初鑄筴錢馬匹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醇與醇同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

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仟伯即阡陌之閒成羣乘牸牝者

擯而不得會聚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元朔五年以後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後與霍去病兩將軍之出塞塞閱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

元鼎元年令民畜邊縣（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明年車騎乏馬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

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壯馬天下亭亭有畜

字馬歲課息

征和中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復馬令

宣帝五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林駉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

人蓋居閒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内

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

塞則致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於時内郡

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羣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内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蓄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

故内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關輪臺之悔始修馬令此漢牧於民而用於官之制也

臣按林駉之言西漢之馬政始末盛衰之故備於此矣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岍澤徙之隴右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

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

臣按監牧之制始於此

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黄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為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

臣按此唐一代天子御馬之制所謂飛龍廄即今

御馬監也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匹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

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

隴右

臣按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地在岐豳涇寧間即今陜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凉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為芻秣者其地止於一千二百三十頃而用其地出以飼七十萬六千匹馬而馬之直至以一縑易一匹今其地固在其中閒田民所不耕者何止一千二百三

十頃而已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及苑馬寺一以司蓄牧而苑馬之所轄者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然監之立百年於兹矣而其馬之蕃盛畧不及唐人之一二豈無其故歟臣考唐制始曰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其後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肄之由此以觀則其所牧之地又若不專在岐豳涇寧也葢跨數州

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為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馬蕃盛至七十萬之多也今其地固在然皆齊民耕種納租之地一旦奪之以為耕牧芻秣之所其勢有不可者然當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納租乎何養馬如此之多也乞敕有司循唐人之故迹由京兆度秦隴以求夫可以放牧之地必不奪之民必不虧於官然後行唐人監牧之政萬一有可行者其於馬政不為無助

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廄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

臣按監牧有使自儀鳳中李思文始

玄宗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讐一遊擊將軍

臣按此後世以官爵易馬之始

玄宗以王毛仲領内外閑廏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林駉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剌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

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始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鳩括殘騎僅得牝牡二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肇自貞觀訖於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萬餘匹於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埀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為内外閑廏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羣此唐牧馬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臣按議者謂秦漢以來唐之馬最盛原其所以盛者葢以監牧之置得其地而監牧之官得其人而牧養之有其法也唐都關中其地宜馬我朝都燕冀亦是良馬所生之地然馬之蕃息不及唐之盛者豈無其地與其人歟葢襲用宋人保馬之法牧馬於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而政則未嘗舉焉必欲舉其政請下户部查究永樂以來牧馬草場為官民所耕佃者盡以還官及所在閒田未

經開墾者亦俾報官遣官經量創爲牧馬之所而俾諳練民事臣僚講求其利害以聞必上有益於國下無害於民真有利而無害然後立爲一代經久之制以爲國家安民足兵之良法

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羣號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廄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隷馬真宗置估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

駕平其直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廏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林駉曰宋朝馬政蓄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户者曰户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

太宗淳化二年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趙守倫之請

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臣按馬以資軍用誠國家之急務然用軍欲何為哉衛民而已本欲衛民未有事乃先害民可乎宋太宗慮牧馬侵民田遣使檢視良是也然不遣文吏而遣中使何哉夫天下土地何者而非國家之有在民猶在官也而在官者則非民有矣其疆界之彼此誠不可不為畫定也疆界不定則官田日

廣民田日削馬雖蕃而民日耗而用馬以誰衛哉

國子博士李覺言於太宗曰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廄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於中國縶之維之飼以枯槀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皆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

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馬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臣按覺疏引猗頓畜牸之事尤為切於事情由是以觀牧馬之政以畜牝為先牝得其養則生育多矣積以歲年牝又生牝駒又生駒不出十年馬大蕃息矣覺又言中國之馬食枯芻處華廄故多生息而無耗令官散馬於編民户丁分日而飼各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雜處之以汙穢而欲其生息之蕃多體力之壯健性習之調伏難矣

仁宗慶歷中知諫院余靖言謹按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故事不獨出於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名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則牝為蕃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屬兖州左氏云兾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其地也漢之太原有

家馬廄一廄萬匹又樓煩胡北皆出名馬即今之幷嵐石隰界也唐以沙苑最為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於地臣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相衛邢洺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於羣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内差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選擇孳生堪牧養馬專差人員牧於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

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

臣按我朝奄有四海之大凡中國所謂宜馬之地皆在焉非若唐人自中葉以後失去河北宋人失幽燕寧夏之地其後也幷中原而失之然是時未嘗去兵而用兵也未嘗乏馬今天下無事所謂馬政者特以為操習豫備之具耳司戎行者往往以乏馬為憂掌國計者切切以擾民為慮何哉不行先王之政而襲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噫無事之

時且爾一旦事出倉卒又將何以濟哉臣聞天下無難處之事君子懷先事之憂當閒暇之時而豫為之處置稽之於古驗之於今廣詢訪於衆謀不拘泥於陳迹其間必有一不虧官不損民之良法行之有利而無害者出焉

宋祁言於仁宗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閧然聚忽然散雲奔飈馳鈔後掠前此馬之良也彊弩巨梃長鎗利刀什什相聯伍伍相縋大呼薄戰此步之

良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健我惟用步所長契丹馬多無所用之

臣按中國之馬不如敵馬之良非徒無其良而孳生之多亦不及也今天下無事之秋欲為武備内疲齊民外苦邊卒皆以馬之故馬之獘極矣而訖無善政宋祁謂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

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不待馬而步可用請損馬益步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徤祁之言蓋有得於周人薄伐之意其策誠莫有過焉者也臣請於西北沿邉一帶凡屯戍之所率以守疆界為重扼要害為主惟限敵使不得入不必窮追惟制敵使不敢越不必深入十兵之中步八而騎二騎以為竒而驅馳必精徤之足步以為正而什伍皆徤鬬之卒如此則馬雖不多而皆得其

用内可以寛保户之孳生外可以免騎士之倍備
英宗治平中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凉
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
於樓煩今則没入蕃界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
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水甘草軟最宜牧養乃唐樓煩
監地臣往年出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其地
率多閑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髙寒必宜馬性又
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

審度興制監牧

臣按今日馬政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山西陜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在民者有損而無益國家承平踰百年於茲矣正居安思危之日修政舉廢之時乞下本兵柄大臣推求祖宗立法養馬之意寺監之養必循名而責實民間之畜必無損而有益立為通融之法兩京畿及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陜西

遼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為俵散制畜養之規修廄牧之所勘牧地之數廣收市之利分支免之等寬追陪之限如此則名稱其實有益而無損矣

神宗熙寧中王安石因曾孝寬言慶歷中嘗詔河北民户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叅考申行之而户馬法始此

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甚至七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絶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

熟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户責其孳息即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斂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户配一馬縶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乎

臣按彦博兹言雖言當時户馬之弊殆有若為今日設也但宋時户馬是散官馬於民令日乃令民自買馬養耳宋時賦牧地與民令日乃民自用其地所出以養耳其中所謂維之縶之皆可蕃息乎

之一言尤為有見蓋馬所以蕃息者以其羣聚之
相資騰游之有道令小民一家各縶一馬而欲其
生息固難矣况求其皆良乎
以上論牧馬之政中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周文彬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牧馬之政下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其事於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死者

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户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帝詔開封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曽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户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彊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道路外乘越二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

等以上十户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户馬斃保户獨償之社户馬斃社户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馬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户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户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

臣按此宋熙寧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户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户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户役徵輸如故況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科賦征役非止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里社之外別立羣長民以一身而當二役既為人而差復為

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為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為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産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令所養之馬既皆小弱羸瘠有之若無驅逐數十里固已困憊矣况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嗣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陪償無已

民何以為生乎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為甚朝廷建國於北藉此數郡以為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之而不為之拯卹可乎知治體憂深思遠者所當為之軫念也伏惟聖明明見萬里之外仁同一視之中況此根本重地不出二三千里之外者乎萬乞留神聽察則宗社生靈不勝

大幸

哲宗嗣位議者爭言保馬之不便乃下詔以兩路保馬

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户元祐初議興復廢監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户馬於民右司諫王巖叟言兵所恃在馬而能蕃息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户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令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

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於瀛定之間棚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

臣按古今牧馬之制在官在民二者而已宋人始制牧監以牧馬是牧之於官至其中世改以為户馬保甲馬之法則是牧之於民也牧之於官雖不能無害而猶得馬之用牧之於民非獨有害而又不得馬之用馬昔王安石行新法而為户馬之制

文彦博言於神宗不見用至元豐時其弊一如彦博所言神宗乃歎曰朕於是有愧於文彦博矣雖然神宗雖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至哲宗乃罷之而復廢監百姓如釋重負而出於水火之中今日養馬之政不幸馴致於熙寧之弊誠能如元祐之改轅易轍則此數郡之民感戴聖恩如天矣

嘉祐中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為招市之令後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買馬司隸

馬又置熙河路買馬坊六岷州通遠軍等場熙寧七年詔知成都府秦延慶兼提舉戎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未幾罷之元豐中復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

林駉曰監牧之置圉師以蓄之校人以視之秣飼以時部轄有方則以渥洼之種耳否則貴市於夷狄而賤棄於中國此李覺之所以慮也

臣按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狄互市然

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宋南渡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為戰騎者求於西南夷蓋有不得已焉者今世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為吾所有苟制置得宜牧養有道典掌得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患無其人耳

神宗元豐四年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併茶馬為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蕃部所欲

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奏可仍詔以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至是蕃馬至者愈衆六年買馬司復置兼茶事七年更詔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司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林駉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廄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亦濟用之良策也

臣按唐宋以茶易馬多是交互市於境外之夷我

朝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以茶易馬設官掌之葢取之我覊縻之土民非若前代出境外而與蕃戎交易也

高宗時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中國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臣按宋南渡以後凡中國宜馬之地皆為金有然而張韓劉岳之出戰亦未聞其乏馬

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始請市戰馬赴行在紹興初隷經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羅殿白杞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然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令大理國也

洪邁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遷秩轉資治

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廄圉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因讀五代舊史唐明宗問范延光内外馬數對曰三萬六千匹帝歎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兵之不至也延光對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虚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

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為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畜止於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騎士為無所施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為失計也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蓄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

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於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秣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於北又設太僕寺於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

則屬於此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馬内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為邊也本朝國馬之制大略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於大乏絶然求其如

前代之雲錦成羣則未馬所謂官牧者是葢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於内地而今日則用之於邊方馬其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於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祖宗之良法善政固在也乞命本兵柄大臣講求本朝故事及參究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不及遣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有舊有而今為

人所侵欺埋沒者咸復其舊或有山林原隰可以開墾以為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州縣有空閒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亡者則為之勾補廄庌有未備者則為之修葺所畜之馬若壯多而牝少則為之添牝孳生之牝其種有不良則為之求良游牝去特必順其時騰放調養各有其法倈散闕換咸定其規皆一一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立為一定之法使之永遠遵

守歲時遣官巡視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法之律必慎擇其官而優寛士卒必務臻實效而不為虛文如此則邊圉得馬之用矣若夫所謂民牧者是蓋宋王安石新法之遺緒也方宋神宗初行此法文彦博極言其不可而不見聽其後大為民害神宗有見愧彦博之言而深知安石之誤而亟罷之是以在當時雖為民害猶未至於甚也今日之弊臣已詳之於前矣而所以為之處置者亦已

具於制軍伍之條之下焉然所處置者特議以行於畿甸五郡耳萬一可以通行請下兵部及兩太僕寺查算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原先有無草場及没官空閑田地并可以為草場馬廏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户若干丁若干某縣原額馬若干匹羣長若干人既具其數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之法而立為救弊之政必不

失其原額必不拂乎民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即一縣言之其縣舊有里五十𡠇長千人馬千匹令即就五十里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村五村為一大廄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十家為一小廄每廄就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為廄長年老者一人為廄老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為廄卒每廄各設馬房倉囷及長槽大鑊每歲春耕之候廄長徧諭馬户每領

馬一匹者種稈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聞官責罰毋使失時無田者許其分耕於多田之家或出錢以租耕收穫之際廏長及老計畝而收之倉囷之中稈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其即以爲煑豆之用按日而出之歲終具數以聞於官若其馬種即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此倒死未償之馬五分蠲其三徵其二以市馬種凡馬始生則書其月

日別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為養馬之式鏤板以示之凡一歲游牝騰駒去牸皆有其時越其時者有罪凡一日齕草飼料飲水皆有其節違其節者有罰其房庌必冬暖而夏涼其牧養必早放而晡收凡可以為馬之利者無不為凡可以為馬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有其道其視各家人自為養者大不同矣舊例凡羣頭管領騍馬一百匹為一羣每年孳生駒一百匹不及

數者坐以罪請酌為中制每騍馬十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闕之數令年不足明年補之其有種馬倒死者即以駒足其數本廄生牝多許他廄闕官以牡來易每廄兼畜驢騍以馬為準牝馬二十畜牡驢一牝驢四所生或驢或騍具數報官官為造車遇有搬運官物許於各廄起倩無事之日本廄馬户借用者聽按日計傭收以為秣飼之用每季本縣管馬官一行巡視府

官則歲一行太僕寺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點視之凡房宇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芻豆有不及數馳走有不如式皆為修葺處置違者治以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徹寓以官牧之意上不失祖宗之成法下有以寛民庶之困苦中有以致馬政之不失大畧如此雖然其間之委曲纎悉又在臨時之因事制宜補偏救弊也若夫俵散闗換之法具有成規官軍領馬騎操

過有倒死責以追償是固足以為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但馬之給於官軍者多係餓損并老弱羸疾者及至官給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竝不准除然一軍之產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多踰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興言及此可傷也請自令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

於帳如齒踰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償惟以皮尾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奇疾先期告官及衆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詳見前卷馬貿條下申明舊制凡馬軍皆要攢槽共餵如居隅遠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餵半夜以後本管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闗領草料則嚴為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他物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

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雇倩與人削減草料者預先告官料理者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陪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寛乎軍也雖然此内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於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得駑馬而乘之以禦敵又不若不乘之之為愈也蓋騎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馬比胡馬為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

角敵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於軍士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飼秣宜於邊城中擇空閑地為廏置長槽或十或五隨其廣狹不為定數不分衛所隊伍因其近便而為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陳者專一餵養置大囤以貯草支大鑊以煑料每日遣官點視晡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鞁騎無事之時輪番收放逐名調習

或有疲損疾病告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免陪償之苦矣或曰今邊城非一處處處皆屯重兵所騎之馬安能皆得其良竊考五代時唐明宗與范延光所言者李克用以馬上立國制勝所畜不過七千今東起自遼東西盡岷洮其間歷宣府大同延綏興慶甘肅之境邊城萬里其馬不翅數十倍矣然牧馬之數雖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陳往往老死皁櫪之間而責吾

士卒之陪償人不幸而生於邊界天苦寒而地磽燥物不生殖而人無蓄積天下之人莫苦焉既資其出力以為國防冦又責其出財以為官償馬以每歲所賜予之衣糧猶不足以償其逓年倒死之馬匹况望飽煖其妻子哉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戰之馬而坐困吾得用之士卒而使之失所離心蓋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全為勝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以人不以馬

以智不以力以守不以戰臣愚以為自今以後邊境一以高城深池為固扼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去則不追凡其制兵卒以步兵為正以騎兵為奇大率步十而騎二步軍一萬騎兵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以為騎扼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遮其出拒之使不敢來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步兵無非良而馬亦易於辦矣或者若謂馬者兵之大用兵非馬決不能以制勝吁此

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也所謂守者我靜而彼動我逸而彼勞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彼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而用我之長以制之焉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回自然屈服於我矣臣愚無知識輒敢肆其胸臆而妄為異議伏望天地大量憫其區區一念憂邊愛民之誠

以上論牧馬之政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簡閱之教上

周禮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玄曰軍禮之別有五同謂威其不服僭差者

王昭禹曰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縱不習則不能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茇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閱此所以簡其能也

臣按禮有六禮軍其一也軍禮有五王安石謂以用其命為主以合其志為終臣竊以為有大師之禮以用其衆有大均之禮以恤其終然無大田之禮以簡擇之則亦無以別其材力之强弱技藝之能否心志之離合而致之用焉故必有大田之禮

以簡其能然後知其力而任之而以興大役合其志而一之而以建大封是知五禮皆不可無而大田之禮尤為其切要者也

大司馬中(音仲)春教振旅(謂振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平其列以為陳)如戰之陳(音陣)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

吳澂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先王因四時之田以教民戰而春曰振旅者取兵入之義以收其衆而

使之就農也以旗致民謂植旗而期民於其下也鐸鐲鐃皆似磬而大小異鐸其至大者鐸以通鼓鐲以節鼓鐃以止鼓

臣按兵者守國之備茍非素教之一旦驅之以臨敵是棄之而已然兵凶戰危以殺戮為事不可以試於是因蒐狩而習之因祭以行獵用獸以試術使其目熟於旌旗耳熟於號令或坐以待或作以起進而之前退而之後疾而趨走徐而緩行分疏

而散開急數而屢進皆於是時聞鼓而興聽金而止一旦用其所以田獵者而施之行陳用其所以殺獸者而施之敵人不至倉皇失措紛亂無統也

中夏教茇舍草止之也如振旅之陳羣吏撰數擇之也車兵車徒步卒讀書述事為書契合驗為契辨號名之用帥謂軍將以下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

吳澂曰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灋防寇敵也讀

書弃以簿書校録軍實也

丘葵曰帥六軍之帥也門所居之門公邑閒田謂之縣小都謂之鄙大夫謂之家鄉謂六鄉野謂六遂茇舍之教乃寨法專以辨軍之夜事葢休兵偃師之時宿火而寢目固無見銜枚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鼔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揮之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號名為尚而號名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姦細及間諜等事

臣按所謂撰車徒讀書契如今人按簿籍以點名也觀其所謂辨軍之夜事可見古人教戰不徒教其晝且教其夜不徒教其行兵而又教其止息此所以舉無廢事而兵無敗陳也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月為常諸侯載旂交龍為旂軍吏載旗熊虎為旗師都謂孤卿之位載旜通帛為旜鄉遂載物雜帛為物郊野載旐龜蛇為旐百官載旟鳥隼為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

吳澂曰於中秋言治兵者禮春夏不興師秋乃出兵之時也陳旗物所以作戰也辨其用者有所將者有所畫無所將者無所畫

臣按夏秋之教皆曰如振旅之陳又曰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田如蒐之法可見四時教閱之法皆同各隨時舉其重者而言互文以見義也後世有欲用古法以教閱者宜詳考而兼用之

中冬教大閱大閱兵而習戰前期先大閱之期羣吏謂鄉師以下戒衆庶

修戰灋虞人（山澤之虞）萊所田之野為表（除去田草立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表也）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馬）質明（天正明）弊（仆也）旗誅後至者（仆旗而後至者誅之）乃陳（陳列）車（兵車）徒（步卒）如戰之陳皆坐（使坐聽誓）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植所仆者）車徒皆作（起也）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第二表）乃止三鼓摝（掩其口而振之）鐸羣吏弊旗（又仆其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

鼓進鳴鐲車驟聚足而進徒趨及表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決圍而去徒走速也及表第四表乃止鼓戒三闋鼓以三為節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退至第一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吳澂曰仲冬農暇故教大閱以簡車馬習戰陳尤詳於三時萊所田之野謂芟除田野以便馳驅也表所以正行列者於百步而立一表三表則三百步又五十步為一表則四表總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

三軍其步數隨軍多少可矣建旗後表之中謂第四表之中央也質明弊旗謂期衆之至須早故明以仆旗後至者誅皆坐以當聽誓也陳前謂南面鄉表也中軍謂中軍將也令鼓者鼓以作士氣也鼓人師帥旅帥也司馬謂兩司馬振鐸以作衆也及表乃止謂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摝鐸摝者掩鐸之口而振之所以止行息氣也又二鼓而車驟徒趨及表乃止謂自第二表前至第三表也又三鼓而車馳徒走

及表乃止謂自第三表前至四表也鼓戒謂戒攻敵也每鼓一闋則車一轉徒一刺至三而止象敵服矣鳴鐃且卻謂軍退則卒長鳴鐃以和衆鼓及表乃止謂自前表至後表而止也

臣按周禮四時皆教閱而名各不同春曰振旅振之爲言收也以冬方大閱春則農務方殷故收其衆也夏氣炎燠萬物告成故以茇止爲名而教之以夜戰之事秋氣肅殺故以治兵爲教而教之以

晝戰之法冬則農事已隙則通以三時之教而竝舉焉故謂之大閱也國家大事在戎而國之安危下之生死所係當承平之時而習戰陳之法異時有事驅之以臨戰陳冒鋒鏑將可以全勝卒可以全生而國亦由之以全安焉然所以教之者欲其有所辨也辨之於豫則兵知將意欲有所謀為不待言語告詔曉然自喻於耳目之間耳目有所見聞則心運於中而手足應於外凡士卒坐作進退

遲速開合之數皆將意之所欲為者也如此是惟不戰戰無不勝矣周禮振旅所辨者在鼓鐸鐲鐃茇舍所辨者在號名治兵所辨者在旗物至於大閱則兼辨夫是三者焉三者行師布陳缺一不可三時則各專習其一冬閱則兼用其三專之欲其精熟合之欲其貫通是知先王教戰之法雖多端而其要不外乎辨而已矣夫戰非一人可為亦非一日可了人多則難齊必欲齊之不能人人以戒

之不可事事以教之故有金鼓之聲聲有不同則事亦隨異有旗物之節節有異形則事亦隨別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盡記也日多則難防必欲防之晝有晝之事夜有夜之事晝則為旗物之號使之視龍虎鳥龜之像而知所向夜則為名號之別使之聞門名縣鄙之名而帮於心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遽曉也夫三時各辨一物則習之熟而諭之深矣

茍非合三者而竝閱焉又安能通融而盡其用哉此歲終所以必有大閱之教也惟今朝廷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非嚴寒盛暑不息比周人之教閱止於四時尤為數矣但所以立為之法者未必詳盡而所以奉行之者多不盡心臣願特敕有司集會文武大臣典司政本及知兵法者斟酌古今事宜立為定制頒之將領俾其按此教習每歲仲冬車駕親臨大閱之而施賞罰之典焉如此則列

屯坐食者皆精兵而用之天下無敵矣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朱熹曰先王之田因此見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田矣

臣按古人多因田獵以講武事其所以為田者非荒於禽也是時周室中微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宣

王即位北伐南征以成中興之功詩序所謂復文武之境土者此也東都之會久缺田獵之禮不講於是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因田獵以選車徒蓋借蒐狩以講武事以益嚴其内修外攘之治焉耳非專為禽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

朱熹曰此亦宣王之詩

吕祖謙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

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臣按先儒謂宣王所以復文武功業者固不止於二詩所言蒐狩之事然即二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王賦之復也旌旄車旆之備決拾弓矢之精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囂囂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律之嚴也會

同有繹而助我舉挲也積禽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見上下之情也將用馬力而既伯既禱頒禽之均而大庖不盈又見其綜細之周密葢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即此推之則其餘可知矣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兵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

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

臣按先王之田因獵以講武事所謂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也必有一定之所必有一定之時不傷乎農不害乎物所以習馳驅之節試擊射之藝蓋非

所謂外作禽荒從獸無厭者也我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即古原圃具囿之類每歳仲冬以後車駕親臨校獵即古人遺制也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閲

何休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閲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程頤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

守國之道也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

臣按大閱之禮天子之禮也而魯以諸侯行之故春秋書以見其僭禮行之諸侯則為僭行之天子則保民守國之道也後世雖有教閱之事而其禮不備在漢唐亦間有行者已軼禮官會本兵柄者考究周官及漢唐以來典故著為大閱之禮除逐月將帥自行教戰外每歲仲冬請車駕幸教場行

大閲禮以考校將領及軍士技能以賞罰升黜之使天下四夷聞之知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如此不敢萌非分作亂之心

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香草以為防田之大限置旃旃旗之名以為轅門仰車以其轅表門也以葛或作覆褐質椹也以褐覆其椹以為槷門中闑也流房握謂兩車轊頭各去門邊空握四寸御轚挂也者不得入車軌塵謂車不得入門車軌之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揜禽旅揜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

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亦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臣按古者因蒐狩以習用武事非徒以習戰以行禮也非徒以尚勇力以表仁義也假艾蘭之草以為防置通帛之旃以為門以毛布覆門闑恐傷其馬足也車之入門則礙之以車軸以驗其能御也

車轍之塵則欲其不遠馬行之跡則欲其相應禽之羣隊則欲其不遺若是者非御者不失其馳不能也御者不失其馳則射者闕弓命中矣獸之過防者不許逐是則戰之不逐奔走也獸之面傷者不許獻是則戰之不殺迎降也獸之不成者不許獻是則戰之不戮幼稚也田雖以得禽為上而戰則以能射為先故於頒禽之際又以射為去取焉古昔盛時因蒐狩以習用武事是以三軍之衆耳

目之所濡染手足之所運動見聞貫熟心意流通一旦臨於戰陳之間進退取舍咸中其節是以軍旅所至無不成功由教閱之有素也

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

所擇也四時講武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謂始治其事入曰振旅謂禮畢整容而還也歸而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林堯叟曰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明貴賤謂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所以明君大夫士庶人之貴賤辨等列謂辨上下之等第行列坐作進退皆是也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少者在後殿師之義皆所謂順也

臣按成周之世田獵之禮每年而四舉三年而大舉出而謂之治兵入而謂之振旅歸而飲至於廟以數軍實然不謂之治田而謂之治兵不謂之田實而謂之軍實以見蒐苗獮狩之行雖曰以田實以習戰也若其所謂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而總結之曰習威儀則又以見凡其所昭所明所辨所順無非以肄習武事之威儀使其有威而可畏有儀而可象焉後世田獵之禮惟以從禽縱

欲為樂而已無復古人講武之制所謂教閱者徒應故事而射之所施戈之所擊刃之所刺皆無所受之地所演者皆虛文而無實用也

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也周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也明其用未明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以貨物易資財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明定其辭不貳價也公曰可已乎子犯曰民未知禮

未生其共恭敬之心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釋宋圍明年楚子使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明年戰于城濮文之教也由晉侯以文德教民

臣按晉文公欲用其民以戰而子犯以民未知義與信與禮故未可用也文公於是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然後用之故一戰而能成伯功蓋有合乎孔子荅樊遲之問所謂上之所好禮義信之三事

也然聖人所謂好者中心好之自然有以致民之敬服用情而文公則欲民之用而故為是以示之此王伯所以分也雖然文公伯者爾其用民也尚必有以服其心而後用之焉後世則驅之而已矣茍遂吾之所欲遑恤民之從違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地名）且撫其民分貧（貧乏者分與之）振窮（窮困者救振之）長孤幼（孤而幼者長育之）養老疾（老而貧者贍養之）收介特（單身者收錄之）救（恤也）災（天災）患（人患）宥（寬也）孤寡

赦罪重罪戾輕戾詰姦慝舉淹滯有才德而淹滯禮新羇旅方新者敘舊勲故禄勲有功合親九族之親任良物事也官量能授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名陵亦如之如熊丹好結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孔穎達曰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即名人以為兵也簡兵謂料簡其强弱集而簡之且慰撫其人民也分貧振窮以下皆撫民之事也

臣按簡兵而且撫其民蓋民者兵之所自出也為

民而設兵兵備而民失其所孰與養其兵哉本朝於邊地命大臣守備而兼廵撫之任即此意也

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鄭玄曰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孔頴達曰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臣按先儒謂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任

之為比長鄉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為比閭族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帥其事無不治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鄭玄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

臣按先儒謂教田獵繼以習五戎與車攻因田獵而選車徒同意上言教下言習者我教之故彼習

之也戎器必以五以兵法五人為伍故也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先王之深意也

大司馬秋獮教治兵其以是歟

以上論簡閲之教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六